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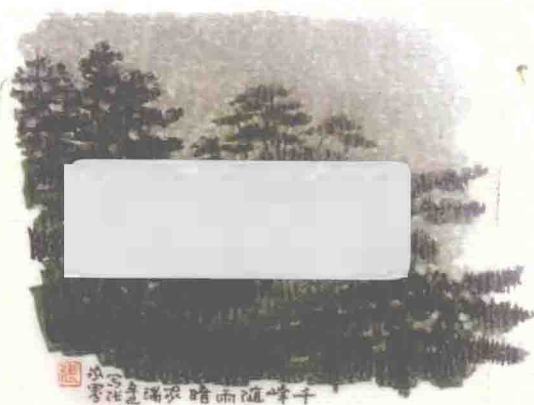
Yuluo Changjie
Xiezhongqing Sanwen Shigeji

雨落长街

谢仲清散文诗歌集

谢仲清◎著

该散文诗歌集是作者以平常人的心态和非比寻常人的经历，浓缩成一篇篇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朴朴实实、不乏诗意的散文故事。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管身处何种境地，从未失去对家园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上天眷顾作者，使其苦尽甘来，离休后，赶上了好时代，有事件，也有空闲，讲述昨天和今天的故事，畅游大好河山，名胜风光，兴之所至，则撰文赋诗，直抒胸臆，折射出作者宽厚、包容、爱人、爱己、爱生活的积极心态。



中国文联出版社

雨落长街

谢仲清散文诗歌集

邵美泽

谢仲清◎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雨落长街: 谢仲清散文诗歌集 / 谢仲清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059-8390-8

I. ①雨… II. ①谢…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4732 号

书 名	雨落长街——谢仲清散文诗歌集
作 者	谢仲清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苏 晶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2
插 页	8 页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8390-8
定 价	3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代序

我为《雨落长街》配插图

去年秋天，仲清兄来信告知，退下来以后，近些年，断断续续写了一些散文和诗歌，谦称是“一个普通人字字真诚的心声”，想出一本书，邀我配插图。

我知道他是辽宁省直系统一位老新闻工作者，还听说，他有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和本人有不少相似之处，要我画插图，当然义不容辞。更何况书名是既形象又富于诗意的《雨落长街》，我生性喜欢雨，曾搞过《杏花春雨江南》、《雨中行》和《细雨无声》等以雨为主题的版画，尤其喜欢在细雨濛濛或雨声淅沥中，撑伞漫步街头的那种格调。

于是，便立即着手构思。首先想到的是，长街上这场雨，是“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那种春夜喜雨，还是“乌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那种疾风骤雨？总是在“雨”字上打转转，画来画去，猜不透文章的立意。正在这时，收到作者寄来的书稿，真如同“及时雨”，急忙找出有关篇章，一口气读完，不由得掩卷长思，啊，原来是这样一场时代的风雨！

人们说，磨难是人生的财富，又说，酸甜苦辣是生命的富有，

赤橙黄绿是人生的斑斓。从这本书来看，的确如此。作者依据他平常人的心和非比寻常人的经历，浓缩成一篇篇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朴朴实实、不乏诗意的故事，尤其可贵的是，不管身处何种境地，从来没有失去对家国的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是这些情真意切的文字吸引了我，让我愿意为此书制作木刻插图。

人生是在撰写一部大书，转瞬即逝的时光都会变为历史。把自己的经历，书写成文字，是有意义的一件事，它不仅是个体生命的记忆，也是时代画卷的细部。但不管谁的历史都离不开时代，一个时代的进步或失误，往往是大家共同缔造的，只是角色和作用不同而已。比如，统领与顺从、善良与罪恶、文明与野蛮、荒唐与求实等，不一而足，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主演，没有彩排，直面登台，同时留下各自不容更改的亮相。

古人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诗愈穷愈工”，仲清兄就是如此。他命运起伏，却如同多年“卧底”，意外得到许多特殊的人生体验。同时，他还有幸运的一面，在重要岗位上，为人民服务多年；退下来以后，赶上了更好的时光，有条件，也有空闲，随心讲述昨天和今天的故事，畅游大好河山、名胜风光，兴之所至，则著文赋诗，直抒胸臆，以超脱的心智，直觉真见，娓娓道来，怀旧迎新，说出了你我心中共同感受，很有可读性。

阅读仲清兄的纪实散文，诸如《我的房东》、《雨落长街》、《温暖的小院》、《清明祭》，以及《上蟒山》、《我珍藏的一封信》、《甲子寄情》、《风火轮上的日子》等篇章，不能不感佩他在人生道路上，把握人生之根本，健全生命之和谐，所散发的情感、道德、意志以至人

性的光辉。人这一辈子很难风调雨顺，怎样能够过得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对待，无论走的是坎坷小路，还是阳关大道，都应有一个宽厚、包容、爱人、爱己、爱生活的心态。作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重轭压肩不颓废，春风得意不张扬，始终保持一种蓬蓬勃勃积极向上的心态，所以才能写出书中的那些文字。

承蒙仲清兄高看，让我为大作配插图，我初感难以胜任。读罢作品，使我敞开心扉，产生了共鸣，凭借这感觉和体会作了插图，抒发着自己的性灵与真诚，作为扶持红花的绿叶，不知兄台认可笑纳否？

张家瑞

癸巳深秋于碣石斋

（张家瑞，1934年生于大连市，历任《大连日报》编委、美术摄影部主任、高级编辑，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藏书票艺委会副主任、大连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大连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其版画和藏书票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和国际大展，为许多博物馆、美术馆和收藏家所收藏，并获得多次奖项。著有版画合集《浪花集》、艺术评论《苦乐居文集》以及《张家瑞作品集》等。）

散 文

同学少年·····	2
冬夜·····	7
初识任仲夷·····	10
大姐的风云岁月·····	14
赵家守护神·····	19
草根诗人郑哲·····	31
母校·····	39
同窗剪影·····	45
我珍藏的一封信·····	56
我的房东·····	59
温暖的小院·····	63
雨落长街·····	73
养鸡·····	78
放牛·····	84
清明祭·····	90
时光穿越尚阳堡·····	103
我的事情我做主·····	119
儿子·····	127
做伴依兰·····	146

香山古道·····	154
雁南飞·····	162
平民北戴河·····	171
酒泉行·····	176
上蟒山·····	179
五龙背和虎山·····	184
你好，吴哥·····	192
刺猬之死·····	198
一畦蔬菜·····	201
捡粪·····	205
理发·····	211
风火轮上的日子·····	215
坝上草原自驾游·····	221
北欧十日·····	228
甲子寄情·····	243
《百卉飘香》序·····	248
《小沫集》序·····	252

诗歌 花溪诗笺

啰嗦几句·····	256
海棠花溪·····	258
水仙·····	260

牵牛·····	260
桃花·····	262
题藤萝画·····	262
二月兰·····	263
牡丹·····	263
蒲公英·····	264
甲申新春寄友·····	265
吴少琦和诗·····	265
学书·····	266
临池·····	266
萤火·····	267
风铃·····	267
夏日读书·····	268
喜接来鸿·····	269
寄小君·····	270
赠房明震先生·····	271
除夕打油·····	272
访友·····	273
读少琦先生新书·····	274
赠何钧先生条幅·····	274
女画家·····	275
流浪歌者·····	276
拾荒女·····	277

引车卖浆者·····	278
养蜂人·····	279
汶川祭·····	280
冰雪情——2008年早春发生在中国南方的故事·····	281
鸟巢·····	282
水立方·····	282
谢谢中国·····	283
2008年秋季国际行走大会·····	284
悼彭延·····	285
母校朝圣·····	286
重访清河水库·····	287
为希筠同学八十而作·····	288
端阳·····	289
香山诗组·····	290
十月香山·····	292
题小照·····	293
雨落福海·····	293
雨中行车·····	294
雷阵雨·····	294
窗·····	295
社区之秋·····	295
福海初秋·····	296
野鸭·····	296

怀柔圣泉山·····	297
磨豆腐·····	298
雁栖湖·····	298
十五渡·····	299
滴水壶·····	300
辛栅子屯·····	301
晚照·····	301
春雪·····	302
瑞雪·····	302
赠保国·····	303
泊头清真寺题诗·····	303
古洞思·····	304
北戴河怀古·····	305
趵突泉·····	306
菏泽牡丹·····	307
梁山·····	307
读景欣老友《八十感赋》·····	308
赠郝志兴先生·····	310
和龚常青贺岁诗·····	311
太行山 108 国道·····	313
云冈石窟·····	314
悬空寺·····	315
马王堆探秘·····	316

张家界掠影·····	317
天门山·····	319
醉罗汉峰·····	320
长白山天池·····	321
岳阳楼·····	322
悉尼印象·····	323
三亚行·····	324
乡音·····	325
椰树·····	325
海·····	327
鹿园落日·····	328
南山不老松·····	328
天涯海角·····	329
大排档·····	330
访二刘·····	331
会老友·····	332
忆常青·····	333
井冈今昔·····	334
温汤古镇·····	335
后记·····	336

散

文

同学少年

念小学二年级时，随父母来到吉林省舒兰县一个叫四家房的小镇。插班到这里唯一的一所小学。学校离家有一里路，放学时认识了一个同路的同班同学，他家就在我家西边不远处。这位同学大名叫王凯臣，小名叫大石头。他有个地道山东人的长相，南北头，高颧骨，头发像刺猬，皮肤微黑，瘦而结实，个子比我高出半头。没过几天就熟了，上学他叫我，下学一道回家。

我们班同学，多数家在镇上，有卖靰鞡的、有打铁的、有开棺材铺的，还有几个家在农村住宿的，都有一股子关东人好斗的野性。我来不到一个星期，课间休息时，几个同学就向我围过来，其中一个指着我的鼻头说：

“听说你是大地方来的？顶个屁！你就是从皇上那儿来，也得听爷爷的。”说着，照我胸脯就是一拳。那几个同学看着我坏笑。我个头小，胆子更小，还手肯定打不过人家，认输就彻底丢了面子，站在那里真想哭。这时从身后闪过一个人来，一拳把那个同学打了个趔趄，叫道：

“他是咱兄弟，谁敢再欺生，俺就打死他！”大家一看是王凯臣，知道这个山东棒子不好惹，就哄笑着回了教室，以后很少有人再欺负我。

凯臣是山东昌邑人，在他刚刚记事时母亲就去世了，家穷又逢

荒年，父亲闯关东带他来此地落脚。爷俩在无主的荒山野岭上，放火烧山，一镐头一镐头开了些荒地，种菜卖菜来维持生计，勉强供他上了小学。他一边上学，一边要料理家务，父亲要是上山干活，中午他要把饭做好送去。每当上四节课的时候，下了课顾不了等我，就赶忙跑回家去做饭。一个初秋的礼拜六，这天只有两堂体育课。下课后，他约我去他家，帮他做饭、送饭，路过家门时我取得了母亲的同意。

他家住的是一幢低矮的草房，推开门，屋里黑黢黢的，迎面是一座土坯砌的锅台，大铁锅里放几只没刷洗的碗，锅台后摆放一堆坛坛罐罐，地上放一筐蔬菜，码一堆柴草。里间屋是南北大炕，南炕上摆三个破旧的行李卷，北炕上堆些玉米棒，和几件过冬的棉衣。南墙上一扇小小纸窗，透进微弱的光，照着墙上一张熏黑了的香烟广告美人图。

做饭了。他搬来一个马扎，让我坐下，又端来半筐豆角，教给我怎么择。他点上火，刷锅，添水，取了半瓦盆玉米面，用温水和好放在一旁。又从锅台后罐子里取出一块咸肉，放在菜墩上，切下十来片，还切好葱花，舀了半碗大酱，然后过来帮我择豆角。之后，他让我用烧火棍往灶里添茅草，火光熊熊，噼啪作响。他在锅里倒上麻子油、葱花、大酱，把洗好的豆角放进热锅里，用铁铲翻炒，放咸肉添汤，再用脚踹过一个木墩，登上去，在铁锅周围贴玉米饼子。瘦瘦的身躯，大弯着腰，锅里热气蒸腾，我几乎看不清他的脸。最后，他拿起一个乌黑的锅盖盖上，再扯过麻袋片把锅蒙好。火还在烧，白色的蒸汽充满小屋，饭菜飘出香味。——这一连串的动作，简直让我看呆了，长这么大，母亲做饭时，我都是在外边玩，等她做好饭来叫我

才回去，顶多偶尔替她剥几瓣蒜，或去小铺打点酱油。可我这个同学，和我一般大，还不到十岁，却能做这么复杂的事，而且天天如此，真是不可思议，让我不能不另眼相看啊。

玉米饼的嘎渣儿又香又脆，铁锅炖豆角也别有风味，我俩在锅台边吃了饭。之后，把热菜装进一只带双耳的罐子里，又烧半锅开水装进水桶，他用扁担挑起来，我挎一篮玉米面贴饼子，一道去送饭。

他家开的荒地在西岗，那里是一眼望不到头的丘陵和沟坎，到处是灌木杂草，万绿丛中，间有一簇簇猩红的果实。凯臣说，那是老鸱眼，中看不能吃。走一程，又看到盘绕枯树的蔓藤上悬挂着绿绿的、圆圆的果实，他立即放下饭挑，爬上树，摘下一大捧送给我，吃起来又甜又软。他说，这是圆枣子，是山里最好吃的野果。我们循着弯曲的小路，又爬过两道岭，才来到一片平缓的山坡，这就是他家的菜园。一垄垄的茄子、黄瓜、豆角，已经快要罢园，一大片新绿的白菜、萝卜，长势正旺。他父亲和一位帮工，正在干活，大概是饿了，看见我们送饭来，赶紧回到地头。

看到爸爸吃上饭，他捅了我一下，在耳边悄悄说：

“走，偷瓜去！”

我随他走下山坡，滑到沟底，那儿有一道小溪，沟底是一片茂密的芦苇，我们踏着石块走过去，弯腰穿过斜坡上没膝深的蒿草，眼前出现一大块西瓜地。地那头高处，有一个看瓜的窝铺，他示意我趴下，别出声。凯臣像一只蜥蜴那样朝十步外的一个西瓜爬去，到那里轻轻敲敲，晃晃头，又朝前爬了几步，选中一只，摘下来，这才边推西瓜，边往回爬。我在草丛里已经紧张得满头是汗，爬进草丛，他用

袖头擦一把脸，咧开嘴笑了。他让我抱着西瓜，我们回到小溪那边，选块僻静的地方坐下来。西瓜是浅绿底子、墨绿色条纹、个头不太大的那种，他在石头上一摔，那瓜就七裂八瓣，我俩大吃一顿，又甜又凉，弄得满脸都是粉红色的西瓜肉。那天回家，母亲已经做好晚饭等我。

一个多月后，已是深秋时节。一天，王凯臣拿着一棵很大的山东白菜来我家，说他就要退学了，家穷念不起书，他爸让他到店铺学徒。母亲知道安慰话说了也没有用，叹息着，不停地叨唠：“啧啧，这咋说的。啧啧，这咋说的。”看他穿着露脚趾头的鞋，就把哥哥八成新的布鞋送给他，试了试，挺合适，顺便又找出一件蓝色上衣，可他没试就把鞋卷在上衣里，低声说：“我要等去见新东家那天再穿。”母亲无语。临走时，我俩都哭了。

第二年春天，我们升了三年级。班主任老师率领我们去棒槌山春游（那时叫远足）。队伍经过大街，在一家车铺门前，我看见了正在干活的王凯臣，他也看见了我们，都没有打招呼。他瘦了，颧骨更突出，个子也高了，呆呆地凝望着我们。一直走很远，我回头看，他还在那里伫立着，像一根石柱。

后来，我离开了那个地方。其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8年我去吉林东北大学学习，曾试探着给四家房小学校原来的班主任老师写过一封信，一是向老师问候，二是打听王凯臣的下落。还真的接到老师回信。说她一直在那个学校教书，如今快要退休了，也还记得王凯臣，说他1946年就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即后来全国统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调走前，他身穿军装，曾向老师来